



世界經濟會議以後之國際政局

鄭允恭

國際和平問題，可從經濟方面檢討，亦可從政治方面檢討，本文則

從世界經濟會議以後之政治方面檢討國際和平問題。即世界經濟會議失敗以後，國際政局有如何之演變乎？其於國際和平有如何之影響乎？就最著之事實敘述而論列之，此不佞試草本文之主旨也。

一

92419
近來歐洲方面法西斯蒂運動日益發展。最近如德奧糾紛，全然由於希特勒之國社黨援助奧國之國社黨而起。奧國當道取締國社黨運動，而德國國社黨復以飛機散布攻訐奧國當道之文字。雖經奧國抗議，德國置若罔聞，列國勸告，亦復陽從而陰違。甚至德國國社黨屢在奧國邊疆挑釁，奧國乃不得不以重兵實邊。歐洲和平，已岌岌可危。

太平洋方面，則美日海軍競爭擴充。據華府條約，關於主力艦，美國對日為十與六之比，至於補助艦，則倫敦條約之結果，為十與七之比。英日二國會於倫敦條約後各造艦補充一次。近來美國亦欲充實海軍。該國當道為遂行外交及商業上之國策，守護海外各處之屬地，決定維持充分之海軍力。其計劃則三年內造艦三十二艘，海軍飛機二九〇架，並改善珠港及巴拿馬運河地帶等海軍根據地。日本聞之，遂有第二次海軍增艦計劃，定於四年內添造條約所許之戰艦二十艘，不受條約限制之艦十一艘，空軍八大隊。美日之間，外交上商業上本有裂痕，今競爭擴充海軍，令人不能無太平洋上風雲日緊之感。

中國方面，則以物質建設問題引起日本對國聯之抗爭。中國自經帝國主義的日本侵略東北諸省以來，創鉅痛深，訴於友邦，則除不承認偽滿洲國外，皆按兵不動，莫為之助。至是中國當局始澈底覺悟國存要在自助，國力出於民力。乃積極從事物質建設。而欲達到物質建設之日

的有待夫資本與技術。中國正缺乏此等要件。於是向美國訂立棉麥大借款條約，與國聯議定更進一步之技術合作辦法。然日本聞之，疑中國親歐美而抗日本，尤其對於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一端，嫉視更甚。疑國聯與中國合以謀日。既向國聯抗議，復派員監視今後之發展。故中國物質建設問題，已成國際抗爭之對象，其趨向如何，大堪注目。

由此言之，今日之國際政局，可從（一）歐洲法西斯蒂運動；（二）美日海軍競爭；（三）中國物質建設問題之國際問題化觀察，試伸論之。

三

今日之經濟界，全然失去常態，已不能以經濟常理說明一切經濟現象。如景氣循環說，謂經濟界盛衰往復有定期，然一九二九年恐慌發端以來，恐慌逐年深刻，經濟還蘇何日，殆已不復有人敢預言。舉世徒聞物價下落生產過剩減工失業預算不足等呼聲。故世界恐慌以來之經濟界，可謂在於病態。今日之政治界亦然，民主立憲政治不能饜足人心，布爾什維克專政及法西斯蒂專政起而代之。尤其法西斯蒂專政更呈蓬勃之氣象，是政治界之病態也。

布爾什維克黨主張以武力奪取政權，以實現無產階級之利益。蘇俄之十月革命，即其例證。迄今人民餓死者千萬，被殺者三百萬人云。內則沒收財產，外則否認外債，暴亂殆不可言宣。此共產主義傳入意大利，

殺人放火掠奪，無所不至。墨索利尼蹶起而為法西斯蒂革命。共產黨用暴力，法西斯黨報以更激烈之暴力。法西斯蒂黨與共產黨之抗爭，殆世界到處有之。而在意大利則經墨索利尼四年間之彈壓，共產黨已完全屈服，其黨魁則亡命海外。

德國雖不禁共產黨，然自今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執政以後，共產黨議員實際上不得出席於議會。馬克思一派之社會民主黨，亦遭同樣之際遇。兩黨領袖今亦出亡海外。總選舉之際，希特勒之國社黨，占絕大之優勢，市鄉議員之選舉亦然。例如薩爾煤礦地方，以前為共產黨及社會民主黨之根據地，今年六月三日之選舉結果，勝利歸國社黨。國社黨之所以成功者，其政策有成效也。尤其以失業減少政策為甚著。過去五個月間希特勒會減少失業業者六百萬人為四百萬人云。

法西斯蒂黨及國社黨等一黨專政之成功，影響於他國，以故列國有趨向法西斯蒂化之勢。最近法國議會中討論陸軍預算應否增加之際，社會黨六十名贊成愛國主義，擁護泰迭歐總理，此外和蘭、波蘭、南斯拉夫、匈牙利、土耳其等國法西斯蒂運動，有如燎原之火，勢不可遏。即愛爾蘭沃杜斐斯將軍亦已結成法西斯蒂黨，有與凡勒拉執政相抗之氣。尤可注目者，奧大利之德意志人，受希特勒之影響，組織奧國國社黨，與陶爾斐斯政府抗，近雖受當道之取締，法西斯蒂運動仍在進行。德國國社黨且為聲援。

法西斯蒂化一面為馬克思派之失勢，一面為民主治主義派之蹉跌。

馬克思派之政黨主張一階級之利益而蔑視全民之利益，民主主義之政黨政治惟主張己黨之利益，亦不顧全民之利益。蓋馬克思派主張多數人之無產階級之利益，民主政治亦復如是。然據法西斯蒂，則無論黨派階級是多數，要不過為國民之一部分，決非國民之全體，若止國民一部分之利益，國力必然衰落，故反對多數主義而主張全體主義，為國民全體利害計，則國民一部分之多數人，亦須犧牲其利益。

法西斯蒂黨之政治觀，既如前述。於是統制經濟可謂法西斯蒂黨之當然的政策。即實業當為增加國富國力而經營，不得徒為勞資兩階級主張私利而經營。國家監督統制個人企業而不許利己主義，可謂自然之勢。由此以觀，將來之歐洲各國，胥將採統制經濟及自給自足之政策。尤其在倫敦經濟會議不能完成其使命之今日，法西斯蒂諸國以政體政策之相同進而結成經濟集團，以與他國對壘，頗有可能。則列國經濟戰之激化，可想像也。雖然，經濟戰不必即引起政治戰，且政治糾紛亦不必引起政治戰。其理由如後。

歐洲各國懲於大戰之慘酷，均有厭戰之心理。希特勒墨索里尼雖對外大聲疾呼主張己國之權利，而其心中固欲力避戰禍。彼國聯無力維持國際和平，墨索里尼引以為憂，乃與英、法、德協商於國聯內更組一大上國聯，在七月十五日訂立四國條約，期於十年內力保國際和平。事關安全保障，遠約制裁以及修約問題，須經國聯正式機關決定（四國條約第二條），事關歐洲共通利害之經濟問題，尤其歐洲之經濟復興

問題，在國聯之組織內能決之（第四條），此外復努力確保國際軍備會議之成功（第三條）。

至希特勒之鼓勵國民，全然有對內之目的，觀於五月十七日在議會之演說，即可瞭然。其中有云：戰爭不能造成優於現狀之局面，即令戰爭獲得決定的成功，不過造新爭新戰之因果爾，社會秩序破產，發生無窮混亂狀態，即布爾什維克之出現也。所以德意志國民政府以全力反對違反和平之政策。余今以國社黨員資格宣言：凡人民之正當要求，我等承認之，因為我等不欲以苦少年德意志者苦他國民也。我等愛我國民，故亦尊重他國民之權利。若外國廢止一切攻擊的武器，則德意志亦以平等立場立即廢止之。德意志所求者，惟平等之立場耳。若國聯特衆違約，迫德意志於戰，則德意志立即退出國聯。

歐洲方面雖法西斯蒂運動進展，然從歐洲人之心理及英法德意四國條約之成立暨希特勒之演說推測，當可保持國際和平，照上文所述，已可明瞭。但太平洋方面，美日競爭擴充海軍，前途殊不許樂觀。

華府條約限制主力艦之建造，倫敦條約限制補助艦之建造，因此海軍國之海軍力量，有一定限度。然倫敦會議後美國不急於補充條約所定之力量。日本則定第一次補充計劃，着手建造巡洋艦等二十五艘，英國亦着手建造三十艘軍艦，獨美國僅補造巡洋艦四艘驅逐艦八艘。

如照倫敦條約規定，美國尙可造一百三十五艘三十一萬六千餘噸軍艦，其所以不急於補造者，輿論牽制之也。結局日本對美之海軍比率，主力艦爲六對十，補助艦爲七對十，而日艦艦齡之少，潛艇之優，遠非美國所可比，以故日本海軍實力不在美國之下。中日一二八滬戰之際，史汀生致波拉函中隱示美國有補充海軍之意，爲此也。

美國補充海軍之計劃遲遲不發表。史汀生函中之語，原不過藉以威嚇日本而已。然日本感覺國防上之危險，密定第二次補充計劃，初見於報端者，去歲十一月也。經議會根究之結果，海軍當局始於今年一月下旬直認有此計劃。爾來經四五日而美國造艦大計劃提出於參院海軍委員會。故美國之造艦計劃，可云受日本第二次補充計劃之刺激而促成者也。查美國提出於參院之造艦大計劃，係補造軍艦至倫敦條約所許之最大限度，即一百三十五艘三十一萬六千五百三十噸也。然如此龐大之計劃，爲財政狀況所不許，經修正之後，六月十五日史漢生總長發表如次：

一、三年內造艦三十二艘：

- 1. 飛機母艦二艘（每艘二萬噸）
- 2. 輕巡洋艦（一萬噸六寸口徑砲）四艘
- 3. 驅逐艦二十艘
- 4. 潛航艇（一千五百至一千六百噸）四艘
- 5. 砲艦二艘

二、新造海軍飛機二百九十架：

三、太平洋西兩洋主要海軍根據地各設二處，太平洋方面爲舊金山及波列多亞，大西洋方面爲亨浦登洛茲及那拉甘雪德。

比照原案，已減至四分之一云。

日本之第二次補充計劃，定於三年內建造如次：

一、艦艇之建造：

- 1. 飛機母艦（一萬噸級）二艘
- 2. 輕巡洋艦（八千五百噸級）二艘
- 3. 驅逐艦（千四百噸級）十四艘
- 4. 潛航艇六艘
- 5. 此外敷設艦、水雷艇、驅逐艇等若干
- 6. 增設飛機隊八隊

日本第二次補充計劃內艦艇之建造，已達倫敦條約所許之最大限度，所以在一九三六年倫敦條約滿期以前，不得再有所建造。至於飛機，不受條約之拘束。故在一九三六年以前，如尙有擴張之必要，止有飛機之製造而已。

日本海軍補充計劃，已有二次，且艦艇之建造，已達條約所許之最大限度。然美國海軍補充數量，距條約所許之最大限度尙遠，難保不再立補充計劃，以與日本競。且英國見美日二國之海軍擴充競爭，爲維持其第一海權國之聲威計，豈甘默爾而止。近傳英國海軍當道不久將提出海軍補充計劃：建造巡洋艦二十五艘，噸數及設備當與世界最優之軍艦相等；每年建造驅逐艦十五至十八艘；添造潛航艇；增造海軍飛機；

增加海軍人員。此外海軍操練軍火及燃料，亦將有大規模的設計，設此傳聞而成爲事實，則英國第二次海軍補充計劃顯係爲美日海軍競爭所促成，是海軍競爭之範圍擴大也。

太平洋方面有深切利害關係之三國競爭擴充海軍，當然爲國際和平之一大威脅。照倫敦條約，一九三五年召集第二次華府會議，再討論海軍限制問題，然則太平洋方面和戰之關鍵，將在此華府會議歟。

第二次華府會議能達限制海軍之目的乎？今試就英美日三國之立場測之。英國自日本侵略我東北，製造偽滿洲國以來，其在華北之利益，頗受損失，僅得在國聯主持不承認偽滿洲國案以報復之。且日本之肆行侵略，英國爲其屬領設想，不得不寒心。加之日本與英帝國之經濟戰，早已開始，帝國市場已被日貨侵略。若任令日本發展，英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均不得不受威脅。故在華府會議，英國必不許日本擴張海軍。美國對華素持領土保全門戶開放政策，日本反乎美國之政策，竟擄奪中國領土之一部，雖迭經史汀生聲明不承認非法造成之事態，迄無實效。若日本有更優勢之海軍力，非特不能維護其政策，即美國在太平洋中之屬領，亦岌岌可危。故在華府會議，亦必不許日本擴張海軍。然近傳日本擬於華府會議內提出海軍平等案，推翻華府倫敦兩約所定之比率。果如所傳，則英美與日本無妥協餘地，會議必然決裂。戰事觸機即發。其時英美或以破壞國際公約之罪名聲討日本，太平洋大戰從此開幕。

五

返觀中國建設問題，則其重要程度，遠過於前述二問題。蓋中國建設問題，絕非中國一國之問題，直爲全世界之問題，其成其敗，關乎國際和平至鉅也。此事徵之列強在華利權爭奪運動之激烈及中國利權恢復運動之熱切，可思過半矣。

中國在外交上之國家的願望，能否實現，全視中國在內政範圍內有無履行現代政府職務之能力以爲斷。此李頓報告書第一章中之斷論也。其實中國當局早已認識中國之出路，須從經濟建設下手，厚民力，即所以增國力。最近中美棉麥大借款及與國聯爲進一步之技術合作，其趣意即在求達經濟建設之目的。然日本發生誤解，疑有抗日作用，表示反對之意，向國聯抗議，近且派杉村陽太郎來中國，監視國聯技術聯絡員賴西曼之行動。日本之重視國聯對華技術合作如此。

國聯之對華技術合作，不始於今日。一九二二及二三年關於中國之公衆衛生問題，即已與中國爲技術上之合作。一九二九年九月中國復請國聯衛生機關來華調查港灣衛生及海港檢疫。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復電請國聯秘書處經濟財政部長及交通部長來華考察，國聯行政院許之，遂派沙爾德及亞斯來華。

我國當局與沙爾德及亞斯接洽結果，電告國聯，略謂組織國民經濟委員會，經營中國之復興事業，請國聯給與技術的援助。國聯接電後，交行政院審議，決定承諾中國之請。時日本理事芳澤謙吉亦在席，演說表示贊成之意，其要旨如次：

國聯所作之技術合作案，完全與余嚮所表明之見解一致。該案純限於技術性質之事業，一切政治性質之援助，應行除外。秘書長發言中解釋中國之一切提案，亦與此意相同。該案之唯一目的，在於援助中國開發天然資源，增進民衆幸福，毫不妨害遠東各聯盟國友好親密關係之一般的發展。技術援助計劃實行之際，行政院有權採用適宜之方法。關於此點計劃案，實行中將來余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日本爲與中國有極密切關係之隣邦，該案準備及適用之際，極願援助。日本政府準備將過去關於遠東問題之一切經驗提供國聯。國聯援助中國復興事業，邀請日本，尤其使日本人參加於該目的而任命之顧問，必有利用日本經驗之機會。

自此國聯派技術員十四名來華，關於衛生，土木，財政，經濟，教育，電報，電話等方面任調查設計事宜。

爾來雖中經九一八及一二八兩役之事變，技術員工作不輟。本年世界經濟會議開會，宋子文代表中國出席會議，乘便與國聯秘書處接洽。六月二十八日以中國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名義從倫敦函請國聯，任命技術代表一名，列席中國國民經濟委員會，俾便統制國聯與中國技術合作之事業，並任國聯與中國技術合作之聯絡。國聯行政院於七月三日特別會議中討論之，從秘書長愛文諾之提案，任命特別委員會研究之。特別委員會以中國，捷克，法國，德國，意國，挪威，西班牙及英國代表組成，並請美國派員列席，美國使駐法大使館參事列席焉。

國聯行政院特別委員會於本年七月十八日在巴黎開會，國聯行政院議長墨西哥代表爲議長，中國由宋子文及顧維鈞出席說明中國之要求，結局議決如次：

一、中國政府以國聯對華合作範圍非常廣泛，希望任命一技術員統制此等合作

專案並任國聯與中國之聯絡員，委員會議決以同意。

二、國聯對華合作之指導原則，全然係技術的，公平的，且非政治的，應於最廣泛之國際基礎上實行之。

三、全會一致決定任命拉西曼爲前述第一次之技術代表，任期爲一年。

中國與國聯之技術合作，已有十年之歷史，固不始於今日，尤其絕無政治性質，特別委員會之議決，即可證明，其與日本在國聯行政院所表示之主旨，本無不符之處。乃日本竭力反對之，其理由不外三點：其一特別委員會邀請美國參與而不邀請日本；其二請國聯專員統制技術，難保不帶政治性質；其三中國有爲國際共管之危險。日本技術非無值得借重之處，但使忠實會員之中國與恣意侵略中國之日本合作，究不合情理，特別委員會之組織，國聯邀請非會員之美國而不邀請通告退出國聯之日本，理固然也。至於政治性質及國際共管二點，不過日本之杞憂，中國自動的請國聯技術合作，主權在中國，尤無須日本費神。

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日本反對之理由，有如前述。但此皆不過對外之措辭而已，其真理由固不在此。蓋日本侵略我東北，爲國聯所不直深恐國聯於否認偽滿洲國之外，另圖制裁日本，而國聯所派聯絡員拉西曼又爲會勸中國將中日爭案訴於國聯之人，遂疑技術合作亦有抗日作用。故本問題在中日爭案不解決以前必然延宕下去，成爲國聯與日本及中國與日本之國際問題。對於國和前途，確爲一大暗礁。